

白 | 色 | 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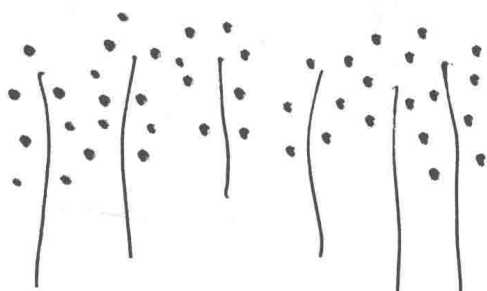
何立伟 - 著

WHITE BIRD

白 | 色 | 鸟

WHITE BIRD

何立伟 - 著

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色鸟 / 何立伟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

2017.10

ISBN 978-7-5133-2792-3

I. ①白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1928号

白色鸟

何立伟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特约编辑: 李书雅 李志卿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乔 东 阿 龙 苗庆东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16

字 数: 359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0月第一版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792-3

定 价: 5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自序

若从1983年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小说处女作《石匠留下的歌》算起，我写作年龄已有三十四载。又若从我1981年在《星星诗刊》发表组诗处女作《希望》算起，则我的写作年龄三十又六。总之，绵绵久矣。我从当年的文学青年，转眼间便成了文学老人，常常地，就给人写序了。

如今我要出一本自选集，笼而统之地检视一回自己的文学足迹，这序便不由别人来写，还是我自己来，所谓“甘苦寸心知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这集子选的是小说同散文随笔，并未选诗，原因只一个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诗歌尚在及格线以下，我不能拿它来唬弄读者。

如今，诗歌我仍在写，只是丢在抽屉里，多半并不拿出来示人。写诗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，便是保持精神的活力同语言的自觉，以及对人世细微变化的敏感。这好比武家的经常蹲马步、击沙袋，要的是一种从业人时刻应当有的状态。

三十余年里，我主要发表的，是小说同散文。我林林总总得过一些文学奖，得奖的作品几乎皆是小说。这或许意味着，小说，是我最受重视的文学体裁。事实也是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受到文坛普遍关注的，正是小说，尤其是短

篇小说。

受关注的原因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恐怕在它的实验性上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文学兴起，百无禁忌。在思想解放的大社会背景下，文坛空前活跃，各种题材、各种文体、各种风格，竞相怒放。我初出道，亦知要崭露头角，须得有自家面目，遂努力在文体同语言上与别人拉开距离。汪曾祺先生在他给我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小城无故事》写的序里说，我的小说受唐人绝句的影响；李陀先生亦说我的小说是“绝句式”的小说。皆是解人语也。我是喜欢唐诗，尤喜绝句，五绝二十个字，七绝二十八个字，短得不能再短，但每每是一幅历史的图卷，浩浩沧桑，尽寓其中，意蕴深长。譬如元稹的《行宫》：“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把个唐朝天宝年间经历“安史之乱”的惊天巨变，从全盛到衰落的历史图景，通过几位白头宫女闲聊往昔的日常场景，便轻巧地勾勒了出来。这种以小场景写大历史，以日常生活见白云苍狗的唐人绝句，给了我莫大的启发。当其时，文坛大多的作家的叙事范式，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，而我是选择受祖宗的影响。祖宗的好方法，我要拿到今天来用一用。于是我试着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写下了《小城无故事》《淘金人》《白色鸟》等一系列短篇小说。1984年，《白色鸟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至此，肯定了我的有着诗的含蓄意韵的文体面目。又其次，我在小说语言上亦受祖宗的影响。汉语言的美同好，是需要重新认识同发掘的。当其时，大多的小说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，语言上亦基本是欧化的翻译体，这让我很不满意。在这样的语言中，汉语之美完全被漂白，失去了应有的表现力同语言质量。我不能这样，我要来做贾岛，

要来推敲语言，要让每一个文字皆能释放具体的感觉，文字不只是对所描述事物的表述，而更是语言艺术的表现。所以那一时，我哪怕写个三五千字的短篇小说，耗时却比人家要多上三五倍，为的就是使文字更具汉语的神韵，蕴着更多的潜台词同审美信息。这样的努力我以为是 valuable 的——这便是对汉语文学的继承与发扬。

我写小说不多，低产，但写小说于我来说是一桩令人神往的事。只是一个人的一生中，神往的时刻未必多见。一个作家，你愿意写，又喜欢写的题材，其实亦是不多的。这便是当作家的局限。我倒是佩服什么都能拿起来就写的作家，但同时又疑心，样样题材里，皆有生命的真血么？

我反而时常写点散文，没什么负担，想起来什么就写上几段，如苏东坡所言：“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这样的不拘，反倒是放松、随意，每有小美，于是大乐。散文，我还是喜欢中国的。外国的散文，因受翻译的影响，除了思想性，语言的文学韵味是几乎看不到的。而中国的散文，唐宋八大家的不必说，明清的归有光、张岱，近人的胡兰成、汪曾祺，那种文章之美、语言之胜，实在令我痴迷。他们的文章，不端起，不装腔，时作平常语，又情真意切，每每感人。这亦是好传统，后生不可不学。我得其皮毛，亦欣欣然焉。

此集是我的第一本自选集，算是对自己三十余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交代。但总之是汗颜。我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，但对写作我有虔敬，便深知离自己的写作目标同心目中的文学审美高度，尚有遥遥的距离。但好在我还有时间，汪曾祺先生六十岁才复出文坛，近期一幅画卖出三个多亿的黄宾虹亦是六十岁才确立风格，更莫说我湘人中的齐白石，到衰年方

才变法，所谓大器晚成。刘禹锡有诗云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我是桑榆已近，却也看到霞光满天。或许十年二十年后我再编一本自选集，会是别一种模样呢？

我于是对自己说，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试试看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(001—080)

白色鸟 / 003

小城无故事 / 010

淘金人 / 017

明月明月 / 028

关于刀的故事 / 036

谁是凶手 / 047

到西藏找狗 / 057

牛皮 / 068

中篇小说

(081—481)

龙岩坡 / 083

马小丁从前很单纯 / 194

北方落雪，南方落雪 / 289

耳语 / 321

散 文

(419—503)

忆江南 / 421

星期天 / 423

当年素笺有余温 / 424

父与子 / 428

几时饭菜几时人 / 431

日月盐水豆 / 434

湘水亲亲 / 437

同学少年 / 439

雪峰山 / 443

老赵来信 / 447

无目的，亦无目的地的行走 / 451

怀想汪先生 / 455

纪念史铁生 / 459

忽然想起韩少功 / 465

关于阿城 / 470

关于马原 / 477

关于残雪女士 / 481

闲话丰子恺 / 486

菜根香 / 490

谢三毛 / 495

一本影响我的书 / 498

赐闲湖 / 501

—白色鸟—

短篇小说

白色鸟

夏天到来，
令我回忆。

——外国民歌《夏天的回忆》

设若七月的太阳并非如此热辣，那片河滩就不会这么苍凉这么空旷。唯啾啾的蝉鸣充实那天空，因此就有了晴朗的寂寞。又何况还是正午，云和风，统不知遁到哪个角弯里去了。

然而长长河滩上，不久即有了小小两个黑点，又慢慢晃动慢慢放大。在那黑点移动过的地方，迤迤了两行深深浅浅歪歪趑趄的足印，酒盅似的，盈满了阳光，盈满了从堤上飘逸过来的野花的芳香。

还咯咯咯咯盈满清亮如葡萄的笑音。

却是两个少年！一个白皙，一个黝黑，疯疯癫癫走拢来。那白皙的，瘦，着了西装的短裤，和短袖海魂衫，皮带上斜斜插得有一把树丫做好的弹弓。那黝黑的呢，缺了一颗门牙，偏生却喜欢咧开嘴巴打哈哈；而且赤膊。夏天的太阳，连他脚趾缝都晒黑了，独晒不黑他那剩下的一颗门牙。同时脑壳上还长了一包疖子，红肿如柿子的疖子。

少年边走边弯腰，汗粒晶晶莹莹种在了河滩上。

“哎呀，累。晒死人呐！”

“那就歇歇憩。城里人没得用。”

在高高的河堤旁，少年坐下来歇憩，鼻翅一扇一扇。河堤上或红或黄野花开遍了，一盏一盏如歌的灿烂！就把两只竹篮懒懒扔在了脚旁。紫色的马齿苋，各各有了大半篮。这马齿苋，乡下人拿来摊在门板上晾晒干了，就炒通红通红的辣椒，嫩得很，爽口得很，城里人大约是难得一尝的。故而那白皙的少年，也就极喜欢外婆啧啧香香炒的马齿苋干菜，咽绿豆稀饭。外婆呢自然淡淡一笑：“这伢崽！”

“扯霸王草不？”黝黑的少年提议道。

“要得。要得！”

“输了打手板心？”

“打手板心就打手板心。”

便一来一去扯霸王草。输赢并不要紧的，所要的是快活。蝉声啾啾啾啾叫得紧。太阳好大。

待这游戏玩得腻了，又采马齿苋。满满的一篮子了，再也盛不下一点点了。就又坐下来歇憩。那白皙的少年解下弹弓，捡了颗石子努力一射，咚的在那河心地方，就起了小小一朵洁白水花。

“哎呀好远！”

“我要射过河去。”

“吹牛皮。”

“我才不吹呐。”

而那河水，似乎有了伤痛，就很匆遽地流，粼粼闪闪。这是南方有名的一条河，日夜的流去流来无数美丽抑或忧伤的故事，古老而新鲜。间常一叶白帆，日历一样翻过去了，在陡然

剩下的寂寥里，细浪于是轻轻腾起，湿津津地舔着天空舔着岸。有小鱼小虾蹦蹦跳跳，卵石好洁净。

“我现在要考一考你。”白皙的少年说。

“考么子？最不喜欢考试！”

“你看起来左边的岸和右边的岸，有哪样不同？”

“左边有苞谷地。右边没有。”

“不是问这个呐！”

“左边……有个排灌站。右边没有。”

“不是问这个呐！”

到后来那黝黑少年终于摇脑壳了。

“哎呀你，看呐，左岸要平一些，右岸要高一些。还没看出来？”

“哋，哋，真的咧！”

“这里头有道理。你晓得啵？”

又把那生了疖子的脑壳摇来摇去：

“讲吵，晓得就讲吵。”

“我表哥，他讲这是地球自己转动造成的！”

“啧啧，你晓得好多道理。”

白皙的少年于是笑了，乌黑眼瞳熠熠地亮。然而他忘记了，采马齿苋却是那乡下少年教会了他的；还教会了他如何烧苞谷吃，如何钓麻拐（田鸡）……人各有自己的聪明与骄傲，奈何不得的。

蝉声稍稍有了歇止。

“好安静。”

“是咧。”

“采了这样多马齿苋，回去外婆会高兴咧！”

“当然啰。表扬你做得事啰。”

那白皙少年，于默想中便望到外婆高兴的样子了，银发在眼前一闪一闪。怪不得，他是外婆带大的。童年浪漫如月船，泊在了外婆的臂湾里。臂湾是宁静又温暖。

却忽然一天，外婆就打起包袱到乡下来了，竟不晓得为什么。

方才吃午饭时候，有人隔了田塍喊外婆，声音好大。待外婆回来，就带了这黝黑的少年——他的朋友，叫他们一起去玩，远远地到河边上去玩。采马齿苋，划水，随便，总之一要痛快玩它一下午。“听话，莫出事，没断黑不要回来。”一人给了一只大竹篮。其时头上太阳，正如烧红的一柄烙铁。白皙的少年好高兴，同时又讶异。因为平日的下午，外婆一定逼他睡午觉，一定不许他出来玩。然而今日全变了。外婆你几多好！

蝉声又抑扬了起来。一只两只野蜂在头上转，嗡嗡嚶嚶。

黝黑的少年于是说：“划水好啵？划到对岸去。”

“好的。”眯了眼睛望对面绿色的岸，和远远淡青的山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

“比赛？”

“比赛。”

“输了是狗变的？”

“狗变的就狗变的。”

黝黑的少年便笑了。缺了门牙的笑很羞涩很动人。

因此扑通地一齐扎到河里头去。河水清凉又温柔，轻轻托起一黑一白赤条条两个少年；轻轻忽开忽谢着一朵一朵漂亮水花。那城里来的少年，几乎呛水了。因为他想要笑，因为他看到他的朋友，游泳的姿势应当叫作“狗爬式”，几多滑稽。又

还从那缺了牙的口里，噗噗地朝他喷水。远处一叶白帆，正慢慢慢慢移过来。真好玩，真快活。

并且这边的岸，景致又不同，是泱泱的一片水草咧。水草好葳蕤。后面呢则是芦苇林，汪汪的绿着，无涯的绿着，恰如了少年的梦想。

“哎呀！这地方，几多好看。”

“城里人就是稀奇。”

赤条条的少年站在岸上，一个白皙，一个黝黑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情绪倒比天空还要晴朗。

然而那白皙的少年，陡然闷声一喊，就朝后面倒退数步，踉踉跄跄。

——水草里头有条蛇！

“莫怕，”黝黑少年说，“莫怕，水蛇。”

同时猫腰下去，极快地捉住蛇尾随手一扬，那蛇便如闪电，倏忽落在了河里头。好吓人。白皙的少年出了大半身汗，立即对他的朋友生出了景仰。

朋友就又问他：“你眼睛好不好？”

“左边一点五，右边是一点二。”

“莫怕。明日我捉了金环蛇银环蛇，取了胆来给你吃，包你眼睛就好！”

自然又平添了若干的景仰。看到那缺了的门牙像小小一眼鼠洞，便觉得又亲切，又好笑。

刚刚的还要讲几句话，朋友忽然竖起食指止住了，耳语道：“莫作声。快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边。”

“——噢呀！”

在那边，白皙的少年看见了两只水鸟。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，在绿生生的水草边，轻轻梳理那晃眼耀目的羽毛。美丽，安详，而且自由自在。

什么时候落下来的呢？

白皙的少年想：唉呢，要是把弹弓带过河来，几多好！然而立即又自行取消了这法西斯主义。因为那美丽和平自由生命，实在整个地征服了他，便连气也不敢大声地喘了。

四野好静。唯河水与岸呢呢喃喃。软泥上有硬壳的甲虫在爬动，闪闪的亮。水草的绿与水鸟的白，于是叫人感动。

“要捉住就好咧。养起它来天天看个饱。”黝黑的少年悄声道。

“嗯——”

“你不喜欢？”

“比你喜欢得多咧！”

黝黑的一笑，也就哑默无语了。疖子隐隐地痛。

那鸟恩恩爱爱，在浅水里照自己影子。而且交喙，而且相互地摩擦着长长的颈子。便同这天同这水，同这汪汪一片静静的绿，浑然的简直如一画图了。

赤条条的少年，于是伏到草里头觑。草好痒人，却不敢动，不敢稍稍对这画图有破坏。天蓝蓝地贴在光脊的背。

空气呢在燃烧。无声无息，无边无际。

忽然传来了锣声，哐哐哐哐，从河那边。

“做什么敲锣？”

“呵呀，忘呐，”黝黑的少年，立即皮球似的弹起来，满肚皮都是泥巴。“开斗争会！今天下午开斗争会！”